



安陽集卷第二十

宋

忠

獻

魏

王

韓

瑛

著

奉

勅提督軍政監察御史前翰林庶吉士安成尹仁文正

律詩二十七首

次韻答趙少師以南京永壽禪院主僧崇祐於新鐫鐫佛
大殿後建堂寫真於其中

懷德思人始繪容不緣斯舉理難窮
兔園何有安民迹
鷲嶺無護法功名姓不傳
勳閣上儀形徒入梵祠中
願更此誤圖公像公行宜居極樂宮

次韻答提舉劉司封見訪

琳館優閑祿隱郎
高懷存舊寵
吾鄉觀梁共且希
魚樂巢閣終應待鳳翔
囊疏一時驚僕僕
殿楹常記日堂堂
忠言非久回宸慮
坐

見無為拱舜廊

次韻和文潞公題王右丞維輞川圖

輞川誠自好人各愛吾園欲縱家山樂終縻吏事繁鴻飛思避弋
紙福困羸藩幾日歸陶徑方知踐此言

次韻和文潞公題韓百公村田歌舞圖

升平胡可狀歌舞入樵蘇歲美人皆樂朝和野共娛心休無事擾
本固絕顛扶我願明時治長如此畫圖

次韻荅提舉王郎中

病質衰來百事慵遺策心欲企高蹤疲鴛向老知無用聖德矜愚
諒有容筋力豈能夸矍鑠林泉終幸養尋庸東籬秋晚黃花成盛陶
令思歸興愈濃

次韻荅提舉王郎中歲除有感

歲除詩筆復加勤和寡辭高過野人可念風期千里闊又看春態
一年新幾時鄰糴盈倉足來濟吾民比戶貧開道海艘將自押使
車應捨未須巾

閔農

仍歲農疇失夏秋方春九窘奈飢流人無粒食何堪命天作陰寒
亦似愁黃葉不遑爲木酪鬻桑惟日後囊糶幾時膏澤充民望待
看來年十倍收

假竇侍郎安車元日記墳

小車聊假便表殘上冢都忘涉路難坐卧稍能伸手足堅完誠可
避風寒寒惟自不希前躡憑軾時還遂一觀暫得容身終未穩退
歸乘此始爲安

元日記墳道中

新元先曉遠伸步荒歲嗟逢衆食艱比戶生涯皆墨突家持木
似牛山三陽已泰春來懶六幕雖昏雪尚慳道瑾浸多無力救據
鞍衰叟只慙顏

提舉陳龍圖春寒惠然見訪

冒寒連驛促征輪須信相思是故人頓似清風祛大暑何嗟明月
隔芳塵雪隈簷角依微在春着花稍次第新不把一杯同一笑此
時幽憤與誰伸

北第會陳龍圖

重筵松奉宴遊只期軒從少遲留花移上闕看爭發酒熟宜城
可旋菊正好一杯同撥悶信應千古足銷愁人生不是無交舊難
得相知到白頭

贛老庵會陳龍圖

北第新成贛老庵日期休此養無堪地偏深得幽居與景野難將
俗好參戶外鳴泉疑村石城頭叢薄當疑嵐何須便挹浮丘袂且
奉高賢聽雅談

浮醴亭會陳龍圖

愛客筵當曲水開肴觴交出任繁回歌聲直向梁間住春色偏從
洞裏來不繫舟虛誰觸忤無機鷗近絕驚猜休論俛仰爲陳迹且
學山陰被榭杯

提舉陳龍圖特垂顧遽促歸軒

千里相思訪所知昔人曾有此聞稀方欣一見銷萌各便忍連章
賦式微早是衰年多感繫不堪寒色挫芳菲剡溪雪月光如畫悞
惱仙舟興盡歸

乙卯上巳會浮醴亭

熙熙春色水溶溶
修禊臨流景倍濃
物外風光占崑閬
洞中神變走魚龍
飄花任逐紅塵去
浮醴時看紫府供
欲學永和當日媿
無奇筆紹前蹤

三月五日會醴亭

曲水春閑遂宴嬉
何須元巳始爲宜
且看真洞杯盤出
豈顧塵寰節序移
曳尾靈龜來可羨
乘槎仙客去難追
水上一觴一詠無絃
管恰似蘭亭列坐時
聽樂者

乙卯寒食祀墳

鄉守三逢禁火天
每驅旌纛掃松阡
衰殘豈足酬恩遇
光寵徒知及祖先
望極西山饒勝氣
樂舒東戶革荒年
何時歸處墳廬下
不假蘇秦負郭田

祀墳道中

雖欣膏澤啓豐年
民病猶艱救目前
闕祀丘墳無解去替衣符錄對
落少鞦韆雲旆隨
麥千行有粉淡
牆花半臉妍
榆莢漸能供腹腹
何曾拋得買春錢

祀墳遇風

忽極暄融候莫窮
不爲膏澤却爲風
氣蒸人腹成中熟
塵入花心作病蟲
欲望好峯迷遠目
正濃韶景失晴空
飄然終日俄收怒
歸送旌旗撼晚紅

北第同賞牡丹

正是花王穀雨天
此攜樽酒一凭軒
陽臺幾日徒驚夢
息國經年又不言
但得留連詞客醉
弄難回避蜜蜂喧
自從標錦輸先手
羞見妖紅作伏元
時狀元
紅正開

觀王推官園牡丹

風養花王接舜薰始知仙圃別藏春欣聞東道招來數歡得見西
京譜外新九萼壓叢看易失萬金邀客日須頻群芳面我應相識
便是宜輕不退人補詩

乙卯書錦堂同賞牡丹

從來三月賞芳妍開晚今逢首夏天料得東君私此老且留西子
久當還柳絲偷學傷春緒榆莢爭飛買笑錢我是至和親植者雨
中相見似潸然

柳絮

楊柳生花不戀枝紛紛終日亦何依聚來庭下為毬毬散向空中
作雪飛開共落英浮遠水靜和幽蝶舞斜暉見君方惜春難住忍
縱輕狂攪擾歸

乙卯北第同賞芍藥

維揚嘉種發清和灼灼吾園盛孰過紅玉闌成樓突兀白雲爭簇
鬢魏峩仙容世必推茅嶺醉艷人誰敵苧蘿苧蘿山冠子醉不是我
培功未至年來何苦轉枝多去年千葉者今
歲多轉為單葉

北第再賞芍藥

廣陵花發信惟天已剪還開客重邀滿引莫辭金鑿落盛觀何止
玉道遙嬌紅鬧密輕多葉醉粉散斜柰軟條且縱高吟賞真艷侍
姝羞匿不須招時不
張樂

狎鷗亭同賞芍藥

家園經賞復官園芍藥多名兩共妍醉白堂前淮海艷狎鷗亭下
鳳麟天樓粧瑞玉千層密冠縷真金半尺圓不闕詩豪開酒戶是
將傾國欲輕捐

初會醉白堂

因建新堂慕昔賢本期歸老此安然輕陰竹滿牕閒月倒影蓮開
水下天自向酒中知有德更於琴外曉無絃霓裳百指非吾事只
學醺醺石上眠

安陽集卷第二十

安陽集卷第二十一

宋 忠 獻 魏 王 韓 琦 著

奉 勅提督軍政監察御史前翰林庶吉士安成尹仁校正
記

定州重修北嶽廟記

天下之嶽五獨北之當方人目爲大茂山而嶽名不著嶽有祠不
知廢于何代今廟於曲陽縣之西附城距嶽百餘里考有唐以來
記刻皆不載廢遷之由故非質于圖志人或不知嶽之所在焉於
禮祀莫大于天地而五嶽次之古者天子壇以祀四望若時巡至
其所旣崇然後秩而望祀之廟而祭焉非古也其後世之文乎然
則爲之者誠有意焉耳夫嶽然而石坳然而谷泉焉而百泓別林
焉而萬幹擢嶽之形也倏霽忽冥伏珍見祥喜焉而風雨時怒焉

而雷電發嶽之神也人狎其形而易之也薪于是敗于是安知其所以爲神哉君人者患民之不知也於是廟而像之以警民之耳目致其嚴奉之心使違禍而趨福雖文于古其於教也固益明矣若其視祭之品則三代以降皆以公有唐以王我朝撫有天下馴致太平真宗皇帝紹祖宗之隆以建皇極封泰山祀后土曠絕之禮無所不講由是尊五嶽而帝之復以安天元聖之號表于我神懼世人之未詳也又製奉神述以明之蓋愛民之意深則報神之禮重斯誠也雖萬世可知矣故廟宮之制崇飭宏大惟禮之稱著于定令以時繕修歷年既長吏職廢怠日風月雨以圯以漏功大費廣人焉不尊每歲立冬天子之所署祀冊就遣守臣以祗祀事至則羅其邊豆洗酌之具與執事者升降於頽簷壞廡之間退而安然罔以爲恤慢神瀆禮莫斯爲甚慶曆八年夏六月某獲領州

事得居嶽鎮之下知廟之未完也由市材弗給役徒弗充而民罹水災歲以大歉九厥用度弗敢爲擾會有詔毀鄉民之擅爲祠者得取其材以濟之益兵暨工善成于邑吏而曠時不集通判軍州事屯田員外郎游君開謹於其事願盡力焉率其縣主簿李奕留朝所百餘日悅使其衆而已焉弗懈於是弊陋朽穢之迹煥然一新又於其庭起士民薦獻之宇俾勿褻于神而神益以尊彩繪塗墍罔不精極宜神之喜盼嚮來宅皇祐元年冬十月某日以訖功來告僚屬請以鄙文誌于廟石而弗克讓夫吏之爲政也有善惡焉神之爲監也有禍福焉善焉而以福惡焉而以禍神理之宜也或反是焉則非人之所知矣守臣當謹天子之命而治神之居潔神之祀修己以愛其民人唯神之所以禍福而已謹記

天與人性不一聖人欲率焉而一之于善非學不能也夫子之言性有三曰上智曰下愚曰中人謂智愚則不移矣然而中人之可以上下者由學與不學乎昌黎文公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夫智者之欲益明愚者使知其可畏又必在乎學而已矣嗚呼文公之言性可謂能廣聖人之道而所勸多矣故三代之興也自國家以達乎鄉黨必有學以教其民人導其性使之于善以明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夫婦夫婦之道然後人安其分而享國永長大矣哉學之有功於治也如此上之二十有一年圖講萬化益究元本思迹三代所治之道以仁壽其民始詔州郡皆立學差賦以田俾資其用守臣從風競自崇飾莫有以副天子首善之意而定黜北邊承詔者不知其本以謂用武之地學非吾事也獨慢而寢焉又四年某忝命來守未幾仲秋之上

丁始躬行釋奠禮于天子之廟闕舊記始唐大中末州帥盧公簡求以廟本會昌所廢天祐佛祠其制猶若浮屠氏所居乃更而大至天祐中王公處直本朝開寶中祁公廷義祥符初李公允正皆能於兵寇之餘因其極廢而復興焉後之為此者不能繼四人者之用心故曰復隳則至是室于垣墉頽壞垂盡由闕以內鞠爲汚萊獨天子之堂以巨材堅壯不能摧撓而上覆穿敞泄落風雨升隆薦獻僅無所容屬歲方大饑詔停土木之役退而歎憤志期必葺後二年農里屢會邊陲無事乃命禮賓使定州路駐泊都監張君僎選督工匠以新廟宮功費之大實鈞改作凡再踰月而廟完於是即廟建學市垣北之地通而廣之以規以度不陋不侈講授有堂肄習有齋庖廚井堰生之具無不備足較其功費復倍廟焉又再踰月而學成乃以七月十九日甲辰具牢醴率僚屬以告

于先聖而延諸生焉噫夫子之教天地也凡爲人者孰不戴履之
捨天地將安之乎故文武一道也惡有二焉昔夫子亦嘗學焉而
後識其大者故曰我戰則克晉列國也猶用詩書禮樂之帥卒伯
諸侯是知爲儒而不知兵爲將而不知書一旦用之則茫然不知
其所以克之之道而敗辱隨之其所謂用武之地學非吾事者是
真不知其本者也今上之廣學也將養育天下士之秀者使各正
其性以明乎三代教之之道內充于已以待用故或取之爲公卿
大夫郡縣守長百執事皆能以其道佐吾君宜吾民交修乎小大
之職以至于海內大治而上得以高拱而無爲如未用也則使宗
族稱其孝鄉黨推其賢朋友服其忠信樂天知命守死善道而已
若其破碎經史猗撻聲病專以篆刻之技苟竊仕進不思富己之
道時而發之則非天子所欲迹三代所治之道以仁壽吾民之本

意學者其勉之謹記

定州衆春園記

天下郡縣無遠邇小大位署之外必有園池臺榭觀游之所以通
四時之樂前人勤而興之後輒廢焉者蓋私于其心惟己之利者
之所爲也彼私而利者不過曰吾之所治傳舍焉耳滿歲則委之
而去苟前之所爲尚足以容吾寢食飲笑于其間可矣何必勞而
費之以利後人而使好事者以爲勤人而務不急徒取戾焉吾不
爲也噫彼專一人之私以自利宜其所見者隘而弗爲也公于其
心而達衆之情者則不然夫官之修職農之服田工之治器商之
通貨蓄暮汲汲以爲其業皆所以奉助公上而養其室家當良辰
嘉節豈無一日之適以休其心乎孔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子
貢且猶不知況私而自利者哉中山之地自唐天寶失御盜據戎

猾矣華歆困民不知爲生之樂者百有餘年至我朝而後始見太
乎亭障一清生類蕃息不有時序觀游之所俾是四民間有一日
之適以樂太平之事而知累聖仁育之深者守臣之過也非公于
其心而達衆之情者又安及此乎郡城東北隅潞水爲塘廣百餘
畝植柳數萬本亭榭花卉之盛冠于北垂蓋今宣徽李公昭亮始
興之後實廢焉予之來懼隔其心於不公也復完而興之九棟宇
樹甃前所未備者一從新意固有涌決又治長堤鑿門西南隅以
便遊者於是園池之勝益倍曠昔總而名之曰衆春園庶乎良辰
佳節太守得與吏民同一日之適游覽其間以通乎聖時無事之
樂此其意也後之人視園之廢興其知爲政者之用心焉

皇祐三年正月 日記

定州閱古堂記

慶曆八年夏五月天子以河朔地大兵雄而節制不專非設
治而并撫其民不可始詔魏瀛鎮定四路悉用儒帥兼本道安撫
使而定以不肖辱其選既護不獲命至則竭愚修職尚懼不能稱
上所以付與之意退而思迹古名臣之軌躅以自策厲且患其汨
于多務而志之弗逮會郡圃有壞亭歲久不葺於是廣之爲堂既
成乃撫前代良守將之事實可載諸圖而爲人法者九六十條繪
于堂之左右壁而以閱古爲堂名夫古猶今也古之人爲屏翰授
鈇鉞而能成異政立奇功而今或不能者何也蓋其待已也必賢
而足其報祿也必利而安持是以望政成而功立不其難哉如曰
古人能之予反不能之日夜以勉焉又安有不至者耶今予之所
爲也誠以已之道未充而君之祿殊厚任重塗遠惟什路之是虞
故在燕處之間必將監古以自勉其未至也則雖紛肴觴競笳吹

四時之景交見于前予方仰而愧俯而憂孰知夫樂之爲樂哉其
少進也則雖吏文之擾懷邊責之在已予固得其道而處之至于
幅巾坐嘯恬然終日予之所樂與有既乎若其實客之于斯僚屬
之于斯不離几席如閱舊史俾人人知爲治者莫先于教化用兵
者莫貴于權謀而俱本之于忠義功名一立不獨身享富貴而慶
流家宗其餘風遺烈可以被于旂常傳于簡策觀千萬世而凜然
如存咸有贊慕之意不以酣歌優笑之爲樂而以是爲樂則予也
豈徒已之爲益是將有益于人知我者其以我爲喜奕堦遂娛賞
而已乎後來之賢與我同志必愛尚而增尊之宜免夫毀圮坍塌
之患矣謹記

并州新修廟學記

三才各有主四時大運主于天萬物大生主于地人倫大化主于

夫子曰於道何主曰主其中者也然天地之主或不能常焉而吾
夫子之主雖終天地而不變也九爲人君爲人臣爲人子者能勉
而及吾夫子之主則其國治焉其家保焉其身安焉雖天地之主
有時而戾固無預乎吾之所及然則人之道孰先于吾主哉有天
下國家者可不知其本乎先儒補夫子者多矣獨杜牧之謂自古
補夫子之德莫如孟子補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蓋言堯舜莫賢
其德而社稷莫借其尊誠哉後之學者雖欲極言而增大之又孰
加焉唯郡縣守長得施其教者能興學以極其德崇廟以稱其尊
斯可謂達其本者也太平興國四年太宗皇帝平僞蜀一天下壞
太原故城從州掄次又三年復遷于唐明當時經始者乘用武之
後慮弗及遠不知并據都會異日爲一道之本九城隍官府門戶
衢陌之制一從苟簡不中程度視夫子之廟尤爲不急置城之東

南隅體陋而前僅有祠所景祐中康靖李公若谷首即廟建學得
賜田贍學徒而入始樂教慶曆初文烈明公鎬又建禮堂於夫子
之殿北而講始有容然皆因仍故基地愈偏隘其後生負寢廣至
坊東西序所圖諸弟子室而處之二年釋奠三獻祀官與學生
執事者不能徧列于庭半立廟門之外皇祐五年春某忝被州寄
受署來謁知於禮之瀆而未皇改作始奏陽州司戶參軍牛景充
教授以尊學職明年秋大穰民安事簡於是馳使東魯得仙源廟
圖像冠服之實買民廟北地命崇儀使并代州管內兵馬鈐轄張
撰右侍禁兵馬監押王守恩集工視役徹其舊而一新之然後廣
殿眈然而雄睥容儼然而尊顏氏以降諸弟子孟氏以降諸大儒
或像而侍或圖而列次序於堂廡之間煥然大備復徙廟東州兵
之居以置學南書樓北講堂東西齋舍廟學異門又設射侯於廟

學之間以備男子之習至于起居飲食之事必嚴其所俾稱是焉
自始事底訖功九度材治基逮塗茨丹雘之細一須官用無及民
者夫廟學之新其於爲治之道竊有志達其本者而諸生其達學
之本乎今飾公齋萃公書察公食日授經月課文昧其教者苟曰
此欲吾藝之精取進士科富且貴而已噫如是則吾學乃教人竊
祿之地非有望於諸生也夫精藝而求仕末也得仕而行道本也
然不由其末則不得施其本故由末而仕其末不可用而本或不
存焉非竊祿何哉且晉之俗陶唐民之俗也而吾夫子之道二帝
三王之道也豈習俗之易而習道之難哉蓋習俗易者其法傳習
道難者其學廢今學興矣處吾學者其務外勤于藝而內志于道
一旦由茲而仕也則思以其道爲陶唐民之臣心陶唐乎其君心
陶唐乎其民能如是吾始謂之達其本至和元年 月 日 記

相州新修園池記

相於河朔爲近藩而地据形勝西走鎮定之衝屯師積穀與邊鎮相左右然當無事時州之武備日懈不嚴至五兵不設庫散處於聽事之廊無間敗壞堆積莫可詳閱郡署有後園北逼牙城東西幾四十丈而南北不及百尺雖有亭榭花木而扼束蔽密陋殊甚牙城之北乃有官蔬之圃縱廣半夫中有廢臺巋然荆棘蒙沒州人但以其基正圓有道回環而上如螺殼然故以抱螺名之雖老胥宿校不能知興廢之由于之來雖以病不堪事然猶不敢偷安自放而忘治之所急於是闢牙城而北之三分蔬圃之地其一居新城之南西爲甲仗庫凡五十六間由是兵械百萬計始區而別焉以庫東之餘地通於後園由是園之南北始與東西均焉又於其東前直太守之居建大堂曰書錦堂之東南建射亭曰求已

堂之西北建小亭曰廣春其二居新城之北爲園曰康樂直廢臺鑿門曰通之治臺起屋曰休逸得魏冰井廢臺鐵梁四爲之柱臺北鑿大池引洎水而灌之有蓮有魚南北二園皆植名花雜果松栢楊柳所宜之木凡數千株既成而遇寒食節州之士女無老幼皆摩肩躡武來遊吾園或遇樂而留或擇勝而飲歡賞歌呼至徘徊忘歸而知天子聖仁致時之康太守能宣布上恩使我屬有此一時之樂則吾名園之意爲不誣矣觀吾堂者知太守仗旌節來故鄉得古人衣錦書遊之美而不知吾竊志榮幸之過朝夕自視思有以報吾君也登吾臺者西見太行之下千山萬峯延亘南北爭奇角秀不可繪畫朝嵐暮靄能無窮俯視郭郭之中民間官寺伽藍層廩與夫花顏柳色紅綠交映燦然如指掌之上一無遺者而知太守與此爲我屬歲時休暇優逸之觀而不知吾亦自謂

能勤于作德然後處茲而休且勉也夫予始以武備不嚴不敢以
疾而忘治之所急而因得志其榮遇以及衆人之樂則是舉也豈
無益之爲哉故直書大槩并告來者夫郡縣之爲政有期而更也
政有所利非一人能保其久也前倡之後繼之推其心以公而相
照則國家之事無不濟者况一園池之末哉豈其廢之必有能辨
其心者時至和三年三月十五日記

揚州聽壁題名記

揚九州之一地總淮海扼制吳會前代建府之重東南爲冠故有
唐藩鎮之盛唯揚益二州號天下繁侈其後高駢政失致師鐸之
變孫儒楊行密之徒以盜攻盜更相據奪邗邑殘燼遂爲戰衝本
朝自李重進平必擇文武材臣以領州事民安惠養日以完復慶
曆五年春三月某得罷樞筦忝被茲任視事之際因念前之爲政
者尚闕傳載非以謹官守而重朝寄也於是參考圖籍次以年月
刻石於聽事之壁以示永久後之來者閱其官氏推訪治迹則善
惡皆有所徵云慶曆七年三月 日記

定州聽壁題名記

郡縣守長有記于聽事之壁前代無聞始盛焉當時名儒所述
則謂壁記非古也若原地里條物宜陳山川之形勝與風俗之好
尚則圖謀存焉其所取者在乎彰善而志惡名氏遷次亦云末也
夫能推名氏以見善惡謹遷次以尊王命亦春秋之事也雖於古
未著而今可廢乎河朔並邊之郡以十數而定宿大兵據戰地故
朝廷所寄之重不與它比慶曆八年夏五月始詔魏瀛鎮定四路
帥各兼安撫之職定之帥領定保深祁四州廣信安肅順安永寧
四軍凡兵民之政悉主之首是任者非得文武兼備之才不可居

而誤及愚者故臨治以來惕焉自勉以思報稱幸時既久吏民軍
旅率相信順事日簡得以補綴闕漏因訪國朝以來爲州者之次
序將刻石以傳焉而吏曹徂于武事不以圖籍爲急壞敗忘缺卒
不可究若但取近年可誌者筆之則又義無所本今故以朝廷更
制之始爲首尊睿圖而勸新治也夫已之爲政是否固不可以自
明必俟後人迹其行事然後善惡詳焉則予與來者旣鏡其名氏
揭諸聽斷之所朝夕視之思不愧于後人座右之誡也可不謹乎
某謹記

新修晉太尉嵇公廟記

夫以忠事君人臣之常分也然遭大變臨大節或心無所主爲禍
福所動以苟一時之生而貽後世之戮者多矣若其鼎鑊在前鋒
刃加已能毅然知義之所在分固當爾輕其命若鴻毛然卒死而
不顧者幾何人哉惟晉侍中贈太尉忠穆嵇公則其人也方惠帝
昏弱諸王肆亂各萌僭奪以相屠害故帝之北征也公馳赴行在
力當國難而成都王穎以兵犯乘輿衛從奔散獨公端冕侍側以
身扞帝至血濺御衣而殞嗚呼公之知義明分可謂覷得其死而
不爲難也故其大忠偉節赫然與日月爭光萃然與山嶽爭高天
地知不可窮而公之名亦不可窮矣宜乎百世之下有國家者欽
遺風想餘烈置祠奉祀永永而不絕也相之湯陰即公死難之地
其廟在焉前之爲邑者不知追顯忠義爲政所先因循不葺底於
太壞今令張君楸至則首拜祠下覩其墮蔽之甚驚而嘆曰茲不
職之大者也亟舉公事迹與夫朝廷崇祀之意諭於邑民民皆欣
然願共力以完之令乃寬與之約聽自營辦不數月而祠宇一新
於是民益知夫大賢之忠於國者雖死於不幸後世必載祀典嚴

顯親奉事尊仰之如此皆思勉而為善自一邑而推一郡縣一郡而推諸四方則其為勸也豈小補哉廟完具書來告以余嘗兩守鄉邦願志本末噫忠義之心人皆有之但勉而不力執之不固遂不至於古人余亦勉而執之者改忠穆之風尤寤寐以自激文雖甚陋惡敢吝而不書時熙寧三年八月十五日具位韓某記并書

安陽集卷第二十一

安陽集卷第二十二

宋 忠 獻 魏 王 韓 琦 著

奉 勅提督軍政監察御史前翰林庶吉士安成尹仁校正
序

諫垣存藁序

夫善諫者無諷也無顯也主於理勝而已矣故主於諷者必優柔
微婉廣引譬喻異吾說之可行而不知事不明辨則忽而不聽也
主於顯者必暴揚激訐恐以危亡謂吾言之能動而不知論或過
當則怒而不信也夫欲說而必聽言而必信苟不以理勝之為主
難矣哉琦景祐中任三司度支判官以族貧求外補得舒州將行
而上以諫官缺權授右司諫而留之竊惟言責之重非面折廷爭
之難蓋知體得宜為難夫得通明端樸高識博學之士則動必中

理日益君聽而使愚不肖者冒而處之固不勝其任矣遂兩上章
辭不報乃喟然自謂曰上之知汝任汝之意厚矣汝之所言當顧
體酌宜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之茲所以報陛下而知任之之意
若知時之不可行而徒爲高論以賣直取名汝罪不容誅矣在職
越三載凡明得失正紀綱辨忠良擊權倖時人所不敢言必昧死
論列之上寬而可其奏者十八九卒免重戮進登極垣實前自爲
誠之力也其所存葦歛而焚之以効古人謹密之義然念詩書
所載從諫而聖君之德也袞闕而補臣之忠也前代諫諍之臣嘉
言讜議布在方冊使覽之者知人主從善之美致治之原若皆削
而燔之則後世何法焉於是存而錄之離爲上中下三卷命曰諫
垣存藁以藏於家竊志夫上之聰仁大度自三代漢唐以來虛懷
納諫其盛德之主皆所不及復俾子孫傳而閱之知直道之無咎

忠教之有迹云時慶曆二年三月十五日秦亭西齋序

文正范公奏議集序

某嘗謂自古國家之治否生民之休戚在人不在天人或不然之
今於文正范公然後知其說之勝或者不足疑而於教之有補也
公以王佐之才遇不世出之主竭忠盡瘁知無不爲故由小官擢
諫任危言鯁論建明規益身雖可紕義則難奪天下正人之路殆
公闢之其後恤災南方扞寇西垂貳機政陪宰席宏謀大策出入
仁義朝思夕慮條疏深切志欲膏澤中夏鞭笞四夷使我宋之基
萬世不拔不幸經遠而貢近識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
而復沮者幾十四五逮公之亡也聞聽所及莫不咨嗟感慟惜公
所蘊不克盡施於世甚則推諸天謂人謀之不足爲也嗚呼公之
所陳用於時者大則恢永圖小則革衆弊爲不少矣其未用者今

副藁所存爛然可究一旦朝廷舉而行之興起太平如指掌之易耳此天乎哉必在乎人而已矣次子寺丞君緝公遺文得奏議卷政府論事二卷以某昔帥西兵翊內樞與公並任而出處之與公同也俾序以冠其首夫以公之文武兼備乃情王室朝野所論謂道之亨塞時之重輕繫公之用不用則其德業之著于天下也久矣惡假鄙文而後知哉但以忝緣僚舊旣公盛美義不敢讓且慰賢嗣之意云具位某序

韓氏家集序

某家本深州博野人也世以官學知名遭唐末亂違難屢遷以是家謀散而不先祖令公善繼素業深以譜系爲重乃取祖考以來墓銘所存者集爲一編首自爲序其意欲傳示子孫永無窮及先君令公之葬祖考也亦親爲誌所次先烈其備自先君之亡

家世文集所掌不專四兄爲孟州司法盡取先君文集之官兒物故嫂辛氏攜以歸其家不能辨識盡亡失之其先祖所集墓銘一編在家又遺脫大半存者首尾十數幅而已某自成立痛家集之散缺百計訪求十稍得其一二而所集著墓銘者終不可得每自感念未嘗忘心至于宜禱天地神祇亦異萬一有獲慶曆三年自陝西四路帥召爲樞密副使三代皆及贈典而曾祖妣忘其姓氏關所存墓銘則有清河郡夫人之誌遂以張氏追封後再詳之張氏乃四代祖鼓城府君夫人也雖辨其誤而無如之何四年秋謀先君之葬得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爲誌贊善大夫薛仲孺書石書纒數行有宣州掌記辛有終者即辛代歸來訪且云曾得先令公文二編不敢隱聞之驚喜遂問其目則曰書題草也次日得之視其目如其言且慰且恨及反覆披究則雜以它文先祖墓誌

亦在焉參考祖先事迹益以明白驗曾祖妣乃史氏也亟請書石者獨未書姓氏郡封是冬遇郊恩即追正之噫是辛君者若稽數日不言亦後於事矣孔子謂孝悌之至通于神明豈小子念親之至而神所報乎後之子孫其可怠哉因感其事取五代祖而下及諸宗屬所為文章編為六十卷仍以墓誌行狀及授官告辭冠于首篇命諸子姪人錄一本以藏于家後主之者或不謹嚴使失其傳則上天至明祖宗至靈是必降殃以懲不孝其戒之哉其戒之哉謹序

三司封荆玉集後序

其天聖八年自淄州通判罷丁大寧太夫人憂時三兄司封通判濠州得在左右手編兄文成十五卷嘗作序以荆玉為集名且志兄有才而不遇也後十年兄終于兩浙轉運使遺文殘甚景文散于

巾櫛間大懼亡失不求其傳乃命其少子直彥復集為若干卷曰荆玉後集嗚呼兄之狀兒語言今不得而見之矣其得見者生平所為文章耳諸子輩得不寶而惜之哉事備前序茲敢以略時慶曆七年八月 日東平郡齋序

三朝聖政後序

夫監之無愆者先王之成憲也前之不忘者後事之元龜也昔周漢守文之君皆能謹行祖考之道故神保其治而民安其法閔予之詩寧一之歌繇是而作也洪惟有宋之受命也易五代之弊規萬世之策海內休息不覩兵革之患者幾八十年矣是蓋太祖太宗真宗神武之所裁定文德之所安輯以繼以承時用光大若其君人之遠體為邦之善訓固已存諸史氏之載悉於故老之談宜乎開助後聖而垂之無窮已權嘉州判官石介官學有立志切忠

義感唐臣吳兢所撰而觀政要迺謂昔之曰聖曰治之主不世而出顧未若我三后之紹隆謨烈之無前者也皇帝陛下天授仁詰孝而善繼不做遠稽上古之術以期至化自可履祖宗之盛迹以興太平然國謀之繫以萬機之覽則浩而難究君務之衆以一事之明則推之寔廣遂採記三朝以來行事聞見最詳者類而次之爲二十門目曰三朝聖政錄每篇之末又自爲之贊以申諷諭之意夫古人有負暄美芹猶思自獻于上何則已之所奉者薄而心之所嚮者大也今介是舉也上以述列聖之美次以達一人之聽其於奉上愛君之心誠亦厚且大矣唯聖主日置左右留神觀采守此昭範勤於奉行以舉乎政綱以昌乎積累之不緒闕文

趙少師續注維摩經序

如來以大圓覺深達實相不以真寂自樂而以普救衆生爲心故

淨名長者通達方便現身有疾以求衆問令得解脫乃曰以一切衆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衆生病滅則我病滅大哉言乎昔伊尹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無不被堯舜之澤者孟子曰憂以天下樂以天下是知淨名慈悲之心於吾儒仁義之道惡有戾乎若其演無生之法入不二之門雄辨神竒獨高衆論斯則大乘之極致空籍之宗本也至于集一蓋而覆大千之界攝廣座於小室之中假香積飯以薰衆飢取妙喜國以至佛土有聞是說或以爲疑曾不思九夫一念之至猶能以小而容大冥近而造遠况如來慧照所舒性通無閼神變自在譬喻深眇又豈思議之可及哉此經前有僧什僧肇數家已嘗注釋開發義趣號爲詳博然微言妙旨猶或淵晦今致政少師叔平公以高才偉度歷輔三朝功成勇退潛志內典燕休之暇續爲新解大抵省繁就約疏奧爲明使新學菩薩

臨文易曉速證菩提此又知叔平公博濟之心亦淨名之心也夫如來六德萬行無不具足而猶不斷煩惱出入生死御慈航於幻海中援斯溺者使登彼岸至於無量無邊衆生由我度故皆悉成佛而在如來一無所得雖欲稱贊髮髯何有窮盡而世之學佛者或得禪宗復性之說便謂頓然已悟與諸佛等輕詆秘藏不思踐履退而質其利侘之行則蔑爾無聞視吾淨名愈疾之心良可哀已經曰如來爲大醫王善治衆病應病與藥令得服行旣得藥矣不服不行吾知病本決不能去茲論雖淺寧無傲焉其生汨塵俗未始習佛辱叔平公之命勉爲之辭深於佛者幸勿以易言爲謂謹序

金部

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序

自唐末至于五代兵革相仍禮樂廢缺故公卿大夫之家歲時祠

饗皆因循便俗不能少近古制國家運祚隆赫承平有年廣紀之典無所不講慶曆初元始詔文武官並許依舊式初立家廟事下禮官裁處而迄今不聞定議其自主祭以來恪謹時薦罄極誠懇而常患夏秋之祭闕而不備從俗之事未有折中因得祕閣所有御史鄭正則祠享儀御史孟誥家祭禮殿中御史范傳正寢堂時饗儀汝南周元陽祭錄京兆武功尉賈氏祀廟諱家薦儀金吾衛舍曹參軍徐閨家祭儀儉校散騎常侍孫日用仲享儀九七家研詳累月粗究大方於是採前說之可行酌今俗之難廢者以人情斷之成十三篇名曰韓氏參用古今家祭式昔鄭御史以年六十三久矣羸頓遂著祠享儀以示後而其年之與病與鄭適同遂感而爲此將使子孫奉而行之非敢傳于外也若其歲時之享以新儀從事雖甚疲老敢不自力他日朝廷頒下家祭禮目當謹遵定制

云時熙寧庚戌歲十月十五日北京望宸閣序

安陽集卷第二十二

安陽集卷第二十三

宋

忠

獻

魏

王

韓

琦

著

奉

勅提督軍政監察御史前翰林庶吉士安成尹仁校正

雜文

題柳仲塗天平山記後

於憲天平山者天下絕勝之境也山有僧院曰明教余三來守相
欲一觀而未得每僚屬出按縣與夫過客之好事者悉能往而游
焉回必大詫于余曰是實雄偉秀拔不可圖畫雖東南諸山素有
名者皆所不及余姪婿柳材者本朝大儒仲塗公之孫也余嘗得
公所撰游天平山記于材家見其所叙游覽之勝九山之諸峯幽
巖洞潭谷澗谿泉石之名無不具載而聞今之所稱類多與公所
記改易不同於是余益欲往周訪其實續為說以明之而院之主

僧智因者得美石欲先以仲塗公之文刻而傳之故余未克如其志憶公之此文不傳久矣非余得于其家而因師之勤如此是必沉鬱而不顯抑公之文固有神物所護使卒能傳之也邪既刻石余因舉其大略以書于後具位韓某題

無友不如己解

或曰聖人之爲教也人苟有心而進焉豈有拒而不與之者乎而語載孔子之言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然則劣于己者既不可以爲友優于己者又安得而友諸於聖人之教無乃隘而不通乎曰非是之謂也聖人之教人也必使其本此其擇友之本與曰擇友何本曰學學然後能修身身修然後能擇友學明矣身修矣則知其能忠信而循道者親而友之其不能忠信而違道者亦知其莫己若而不可與之爲友矣曰人之求友也切磨而相成於善

者也必俟乎彼此知道而後友焉何益曾子聖門之高第也而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曾子尚猶不自知其忠信而友於人況其下者邪曰不然學而知道得友而相成以趨乎聖人之途其益豈少哉夫聖人而下所謂大賢人者皆擇善而固執者也曾子之二者蓋懼執之不固而失友道其修身擇友之至者與若顧已一行之高一能之長謂人有心而進於道者皆莫己若而弗之友中人猶且不爲豈聖人教人之意乎

策問

問李唐以前御天下者皆厲兵於民有事然後調發之已而復歸於農故耕戰相須國用不匱國家因五代之制總天下之兵以籍於官坐仰度支之給茲實外懾四夷內安億姓之長筭也然而殫海內之賦盡權酷關征之利而不充其費自西師之興伍符日增

縣官之用益窘今以西北二虜之盛備豫爲急銷兵之策固不可
陳之于今矣欲民不加賦而養兵有餘其術如何

問國家養天下之兵以制四海其所患者財用不充而已昔漢氏
有口賦之科筭緡之法過更之直賣爵之令皆兵之所資也子大
夫宜條舉舊式可施于今者悉著于篇其議行之

問孔子曰吾觀於鄉知王道之易易焉者明射鄉之禮尊賢尚齒
浹乎仁恩王者教化之大本也而茲禮之廢歷祀云遠詳其制度
者蓋亦稀矣

本朝守臣好古或參酌舊典以勸于境內衆反傳而嗤笑以爲不
近人情豈禮之異世不可復興邪將風俗之薄未明其本歟子大
夫其條舉古制復道自漢至唐能修而行之者有幾者之于篇庶
撫其可施于今者以助治焉

問孔子沒能傳其道者孟荀揚王韓五賢而已矣其著書立言與
六經相左右執卷者皆知之矣昌黎氏以謂孟氏醇乎醇者也荀
與揚大醇而小疵後之學者從而是之至於王氏當隋季作六經
中說以拯將墜之教其門人之高第者皆爲唐輔相而不能尊大
師說昌黎氏復無一言以稱之其於孔子之道有所未至者邪文
公去聖最遠卓然奮起與四賢者並驅而爭先排斥佛老而躬踐
其言後世無加焉然五賢之事業於孔子之道固其先後子大夫
明乎先聖之術願次其優劣著之于篇毋讓

問中庸曰自誠而明謂之性自明而誠謂之教然則誠而明聖人
之性也明而誠賢者學之所至也夫聖人之性果學而能至必由
何路而後及焉

問尚書省郎官之職歷代以來廢置不一至唐室而後大備故有

二十四司之目天下之事無不總焉五代多故其制遂隳今唯鹽鐵度支部銓筭數職其體尚存它皆列爲閑曹殊無吏責國家欲悉復唐舊儀者或謂煩而寡要因仍五代又曰草創非古揆今之治何者爲宜

問親蠶之禮廢之久矣今欲舉而行之則患歷代沿革之儀未能折中願條其當今可行者著之于篇庶稽參而用焉

五賢贊 并序

余既新夫子之宮乃繪諸弟子及左氏而下釋經諸儒于東西序又圖孟荀揚王韓五賢於書樓之北壁遣人自國庠得前人所撰孔子弟子暨釋經諸儒之贊署於其側獨五賢者無贊焉諸生欲其速備也亟請鄙文以補之余惜其缺諾焉而不敢讓既而歎曰夫五賢者聖人之亞學者之師諸生姑欲速一時之備使余不暇

求當世能文者爲之辭而輒易三足之世且譏我諸生豈愛我哉雖然孔孟之道堯舜之德而塗巷之人亦能稱誦之同推其善而已矣知我者宜恕焉

孟子

昔周之衰仲尼已矣戰國相圖唯利之喜諸子紛紛乘弊而起聖道之寒實生荆杞其誰闢之獨我孟氏堯舜吾坑仁義吾齒芟楊翦墨路御如砥驅彼後覺一趨聖軌惟先文公盛道其美存而醇者孟氏而止欲觀聖人必自孟始較其大功蓋禹之比嗚呼賢哉道孰可擬孔子之後一人而已

荀子

諸子之興實自周季各持其言求售于世六國好權遂甘其說或鬼而師或瑣而位吾道日昏斯文將墜時則荀卿力攘衆僞述數

萬言以見其志區判儒墨統維仁義時或用焉至王則易文公之
篇論亦云至始考其辭若不醇粹及其要歸鮮與孔異雖小疵焉
道則奚累軻維之間在我無愧

揚子

書煨秦火鬱而未光在漢之武始焉表章去聖云邈微言孰詳人
各名家尚迷大方及其季也篆刻相攘賢乎子虛翼然高翔學通
天地道該帝皇筆之于書德音洋洋周孔之法弛而再張鄙哉史
堅而不自量非聖作經引為謗傷經者伊何乃道之常苟能明道
胡用不臧豈比吳楚僭號稱王一時之訾萬世之長故嗣孔子晉
荀曰揚

文中子

炎劉既終天下幅裂樓焉及隋人命將絕時亦有文甚乎剽竊人
不知非萬塗一轍大道之鬱幾乎息滅伊我仲淹獨參聖道世
未夷教其可闕乃舉大法備于中論續彼六經紹孔之列斯昔師
荀實相秦孽叛師之言儒坑書焚胡為房魏佐唐稱傑達不稱師
惟德之劣彼誠可罪在我奚缺荀之非孟恣其毀媒終孟之道與
孔並列文公不言是非孰別學者之疑茲焉可決皮子之碑司空
之碣惡可誣哉萬古昭晰

文公

有唐之隆天下一字滯焉以興弊焉以補獨時之文蕩無所主不
論沈謝則入徐庾其徒寔繁罔不自許獨吾文公惟聖是矩挺然
一變而至于古道古之道語古之語學者靡然始師而附朱程塞
塗鑿孟之禦去聖匪遐力則易舉熾哉佛老亂我中土驅彼世人
日陷邪蠱作蠹千祀其孰敢侮獨吾文公既攻且拒以身扞之帝

亦云忤流離炎荒道行躬苦否則諸夏化為夷虜惟荀與揚功實未伍有孟其誰不曰吾祖

三賢贊

文正王公葬鄭州新鄭縣之臨洧鄉而與鄭相子產唐相裴度之塚相左右其弟刑部侍郎致仕子融乃繪三相之像置于墳之僧院而屬余以辭故為三賢贊云

子產

倚歎國民 惟鄭卿臣 屈佐列國 道尊四鄰 鄉校勿毀 否吾可詢 輿誦勿斥 誨吾益諄 不改其度 而終感民 及其亡也 如喪所親 昔吾夫子 事若天倫 曰古遺愛 疇云不仁 東里之舊 清風未泯 九原可作 吾從惠人 裴公

倚歎裴公 唐相之賢 忠義獨出 誠貫于天 明哉章武 言行計然 誓平蔡賊 不與俱全 卒殲大憝 再濟幅員 身繫安危 凡二十年 江左王謝 胡能比旃 晚留東都 放懷林泉 進退之節 公無少愆 使公而在 吾其執鞭

王公

倚歎王公 佐我宋基 股肱兩朝 言臯行夔 獻后稱制 政由房帷 公時挺然 惟正是毗 竄茲進良 遂光重離 其重如山 烏可妄移 其平如衡 烏可妄欺 被公恩者 終身莫知 噫公之道 真相之為 公今亡矣 吾安傲之

故衛尉卿贈兵部侍郎高公寫真贊

元精之生 其稟固異 傑才之出 在時為瑞 貌正而和 氣清而粹 凜然乎神 瞭然乎視 其可繪者外也 老鶴

之軒昂兮 孤峯之聳峙 其不可繪者內也 大易之淵微
兮 素書之奧秘 其人雖亡 其形則傳 瞻之仰之 何
窮已焉

揚州蓮花漏銘

慶曆六年五月日揚州新作漏刻成知軍州事資政殿學士右諫
議大夫韓某乃為銘曰

天運雖大 信則不渝 智者善作 器乃冥符 以漏考辰
始乎渴烏 以箭定刻 發乎金徒 覆視晷景 弗差毫銖
節候既正 鼓鐘以孚 晝訪爾治 夜安爾居 政則不怠
監哉挈壺

拾享樂章二首

捧俎奏充安之曲

嘉牲在俎 廣樂在庭 其所將者 曰躬曰誠 神兮來歆
以妥以寧 以錫壽嘏 惟皇是膺

僖祖奏六基之曲

猗我僖祖 德潛而充 慶之所基 日茂以崇 施及後嗣
天命有融 廟樂載之 播於無窮

嘉祐明堂樂章一首

皇帝詣壘洗升降奏儀安之曲

嚴父配天 孝乎明堂 監奠升降 諧音以將 天步有節
帝容必莊 辟公憲之 禮無不臧

唐太子太師贈司空鄭國魏公贊并序

唐相鄭國魏公魏之曲城人也以命世之才逢不世出之主專以
仁義之道切磨規諫欲俾厥后坐有唐虞謂守文之難過於創業

帝用其說不四三年遂興太平懿其大功不下房杜大名之學有
賢堂蓋以故丞相文正王公忠熙寇公尚書忠定張公侍郎王
公崇文柳公皆文武鉅賢出吾里中圖其儀形而尊祀之以起生
徒之志誠盛事也然唐距本朝為最近若鄭公之德業開大超然
獨出得不為鄉賢之冠乎其可遺哉余求得其像建堂于宣聖殿
之北鄉賢堂之南以完其美昔成黓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
畏彼哉今夫學者既得良師友朝夕講習開益以進其善又觀所
圖吾里之賢者隆名偉蹟卓然不泯之如此豈不思曰彼能之吾
反不能哉亦在乎勉之而已系而為之贊曰

倚唐魏公 相于太宗 諫勇實育 刀摩上聰 術則仁義
道惟大中 堯舜我后 皇變我躬 遭會真主 言行計從
引金自況 謂公良工 以公喻鑑 煥乎吉凶 君如是聖

臣如是忠 宜不暮月 亟成治功 高視三代 誰其比隆
惟魏之學 鄉賢是崇 圖祀者五 誠德之豐 公實生魏
群賢之雄 尊近遺遠 教斯未充 吾得公像 載啟儒宮
義一為勸 禮增有容 學者來視 以嚴以恭 高山景行
衆發其蒙 有美魏都 大河注東 如公之名 滔然不窮

安陽集卷第二十四

宋

忠

獻

魏

王

韓

琦

著

奉勅提督軍政監察御史前翰林庶吉士安成尹仁恭正表狀

代三司謝賜內藏軍絀絹表

臣某等言准中書門下牒今月八日詔勅伏蒙

聖慈於內藏軍特支撥絀絹二百萬疋賜三司者禁財中發實出於上仁邦計外充蓋無於私積恩頒下及慶棟交深中謝竊以乘用之宜聿歸司會經費之度咸出縣官惟賦調之有常或荒災而致乏爰崇上術允屬熙辰恭惟尊號皇帝陛下執粹凝圖寶慈統譚治茂輯寧人之務精窮觀化之原修八政以厚生遐稽往誥愛十家而興儉負軼前徽式是先猷存諸內府量彼地征之入收其

歲取之餘非主羨贏本期均節向以農時失稔聖慮通權荐捐國帑之珍俾濟公家之急故得高穹監善協氣開祥坐還富庶之風允洽登平之望而猶豐凶在念損益求中戒牟利以傷苛貴寬民而與足誕宣優詔垂察攸司載蠲繒帛之饒更助歲時之給仰出綸之施惠在聲宇以蒙休臣等備位天臺戶官計部秋豪析利罕詳經世之謀春澤流恩徒樂阜民之化敢不增研心畫祗佩官箴彌修底謹之方益究懋遷之理冀陳薄效少荅鴻私臣無任

謝知制誥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特授臣依前起居舍人知制誥者青蒲獻議曾微補表之勤黃闥程文俄玷演綸之任省譴材之無狀顧成命之已行荷寵燕常撫躬增厲中謝竊以禁為清切居官為榮帝制坦明作訓攸重向匪機靈敏給才辯高奇善循四禁之規雅擅一時

之譽則何以徇翔近掖宣暢鴻猷雍容侍從之聯振復典謨之體宜甄時望以協朝僉如臣者緒迹至孤器姿無取幼奉楹書之誨早親童蒙之工幸對聖期復玷辭等藩條關決罔詳施教之宜儒館並游浸被育材之化擢贊尹京之治易參司會之煩首公則勞稽效誠寡庖鋒不振奚彰批歛之能阮族甚貧遂有出麾之志輒露抗章之請方諧為郡之行伏遇尊號皇帝陛下開道求言勵精修政俾停使竹之投留責諫囊之忠越被恩升力思毗益每弗虞於禁忌始自竭於愚駑物論皆危天意無忤逮歲勞之三易微冗見之一長豈謂聖度包荒宸襟采善俾泐科選之舊進居辭職之崇躍龍鳳之池亟塵清貫漸鴻鸞之黨榮則寵班敢不磨鈍忘疲修方匪懈誥令之出勉追深厚之風名節所持靡踰諛邪之徑庶盡捐軀之報仰當褒之仁臣無任

謝降御前劄子表

臣某言遞中降到御前劄子二道伏蒙聖慈以近爲賊犯渭州山外亡失主將具狀待罪許臣別圖來效以刷前恥者賊軍有法本不期負責效以恕使得盡死中謝伏念臣識暗經遠才在任重偶以童蒙末技優竊科等幸遇天下無事方垂徹警專修俗吏之業罕究兵家之學屬以羌落背惠王師興伐朝廷用不求備俾參西略臣自念狂賊桀驁邊民被毒人無患知奮身願效況臣粗識忠義能不憤激故受命引道無敢固辭赴職已來朝計夕慮思有所立上寬聖懷以至馳奏廷中方授成筭還趨塞上亟整師屯而兇渠併兵親犯隴外臣素料其至先集眾軍猶慮勢分遣其齊進不謂諸將恃勇致此敗覆雖指縱可驗似不媿心而職事有隳理當請罪伏蒙尊號皇帝陛下燭幽垂察含垢示慈謂李廣數竒非由

失計孟明二敗終能贖過荐頒溫詔許竭後勤臣敢不嘗膽以思枕戈自勵剽寇尚在豈還朝之可期素志未伸庶捐軀而後已臣無任

謝復官表

臣某言九月二十七日樞密院遞到告勅各一道伏蒙聖慈授臣起居舍人者謀軍而敗獲罪當然使過以恩勸功斯在寵光所暨媿慄無從中謝伏念臣稟賦庸庸緒迹寒替偶緣末學誤中甲科驟歷榮階繼塵劇任奉身以直居職惟公逐巧者目爲愚夫養高者謂之俗吏出於聖監擢備諫負荷寵既深獻誠必盡屢刺權豪之失不虞家族之危仰侍含容僅逃放逐逮易官於注筆旋書命於詞垣自右蜀告饑高奴獲將荐驅使傳親諭國靈有利輒言無疵不去所期還闕少遂息肩朝廷以未殄賊巢方開帥府進預樞

機之直俾參經畫之權雖兵旅之宜素非習諫而人臣之節當冒
險艱拜命引塗忘軀徇難周旋邊徼蒙犯雪霜薦賞武材則罷懦
者皆息激揚忠憤則苟且者如讎一昨平涼之西酋虜來寇臣聚
師以待定謀而行偏校爭先弗遵於節度衆寡莫敵終及於撓亡
讒昏競搖怨府交發諍臣論事亦謂當誅宸眷念勤獨明非謬止
從削秩尚委典城惟茲天水之雄式控隴關之要氏羌雜處輿賦
甚繁臣寢不及時食忘其味力圖後效勉贖前辜重裘禦寒姑自
修而作誠積毀銷骨實衆口之未平不謂睿聽通微宸襟錄舊特
申昭洗亟復舊職顧最賢之再生諒煩言之浸弭斯蓋伏遇尊號
皇帝陛下體天育物以器任人謂獵犬無功匪自指縱之誤覆盆
委照遠開日月之明庶令負靈芝之臣得遂棄瑕之用敢不精研策
慮謹布教條明斥埃以謹邊勸貔貅而禦侮收桑榆之末或振翼

之可期竭犬馬之誠誓填壑之爲報臣無任

謝轉官充秦鳳路經略安撫招討使表

臣某言十月二十日馬遞到告勅各一道伏蒙聖慈特授臣尚書
禮部郎中依前充樞密直學士知秦州兼秦隴州鳳翔府階成州
路馬步軍都部署兼經略安撫招討等使者秩進儀曹任專
閭寄寵靈不次震慄無從中謝伏念臣稟識至卑賦才甚短早緣
薄技濫竊雋科亟踐顯塗力陳拙效徒能辦職本不知兵屬羌落
之背恩命王師而興伐俾參戎略猥貳帥權慙無制勝之謀終抵
敗軍之罪貶官以勸尚獲保邊衆障盡勤遠叨復職方思策勵少
謝於全豈謂廟筭更張塞垣分制重遷官次增峻使名荷委注之
至優懼虛尋之不振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本仁御俗眞怒使
臣謂驚蹇之材或期於遠到庶於忠之節可責於後圖遂此甄升

許其輸盡謹當傳訪碩書講求善經明賞罰以御軍濟恩威而撫俗冀樹涓埃之績仰酬旋衷之私

謝改觀察使表

臣某言今月九日樞密院遞到告勅各一道伏蒙聖慈授臣前件官者當兵旅之任姑欲正名付廉察之權誠非稱職被恩不次以榮為憂中謝竊以資莽翰長萬夫而觀政宜按英豪儻容濫居曷卽十國而為連蓋濟國事伏念臣以儒承業以文干用偶預僑選擢亞舉首心緣科級坐取貴塗九隸官曹絕去苟且以至參京邑之劇贊泉刀之繁諫署竭愚詞披書命處身必以其道出言不敢及私心切愛君遂忘於已禍性專任直弗虞於衆族屢犯禁忌久當放流時人甚危聖意彌簡而自凶渠背惠西府置官不圖妄庸亦備推擇驟進直於樞府俾參畫於戎事夙夜以報庶揚天聲備佐之專卒墮實計

尚徙邊而薄罪徒補過以盡勤惟秦之雄為寒甚重控制六郡羈屬維羌旁扼寇衝俯臨關要臣但能招懷種落訓戢營屯起城壘以安人平獄市而清訟斥候斯謹備豫必周為術固踈責實安在朝廷既已遷復官次增重使名臣之非才大越涯分不謂存膺異數益峻寵階即為治之本邦委觀風之茂寄和門胥慰物論稱優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若古宣猷宜人聞化究弛張之大體恢綏御之遠略致茲頑朽繼荷采甄重念臣素匪將家卑塵詞等平進之漸往式具存誠以疆鄙未安忠憤攸激力冒艱險志平僭狂顧軀命之可捐豈資品之為較奪鳳池而不負前哲堪嗤刺豹庭之無功群言是恤惟祿廩之加厚非寒素之所貪敢不精練武經日求勝筭指縱加審扞防必嚴與賊俱全是焉深愧為噲等伍烏敢自羞或稍著於微勞願特還於舊物誓堅死節仰答宸私臣無

任

謝賜詔書示諭表

臣某言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諭臣已除本州觀察使
且從廩秩之優益慰戎行之望者成命之行庶乎開曉溫言以及
賁若龍光惟素志之所存懼清衷之未悉敢茲陳露良切震兢中
謝伏念臣早以藝文安干祿仕幸遇尊號皇帝陛下首臨軒陛優
擢科名序進之階前規畫在而臣乃情吏事盡方公家自結聖知
了無私援一昨羌酋背義帥府須才誤置選中即馳塞下經畫遷
徙通踰三碁爲國之謀固無云補在臣之分亦用傾竭鄉膺督護
之任已明委注之隆不期需恩又出非望驟易樞廷之直俾分連
帥之權臣授寵無名撫躬自度不敢遠稽典故上瀆睿聰竊記陛
下纂極以來此例甚少李維李士衡以老疾榮俸陳堯咨以侈性

尚豪並遭遇承平各充其欲故議者惜臣茲授謂匪美遷臣但以
處不避汚事上之節讓而就賤守道之常當朝廷憂邊之秋非臣
下擇官之日辭之則有可疑之迹撥希求進用之嫌授之則有從
權之名協軍旅稱呼之便況國家推公興治任人有次必不令臣
永沉武列老於疆垂或薄效之可甄宜舊物之來復臣是以難於
拒免泰然居職今承詔諭之意專示廩秩之優緣臣清白奉身出
於門法豈牽養之厚自損名節之高茲爲伍於冗流異同心於
外禦伏望皇帝陛下考勸功之法御名知臣之明察臣甘去近聯主
於恭順謂臣即當重祿菲在貪饗儻一辨於愚誠誓愈堅於忠報
臣無任

辭免諫議大夫表

臣某言今月九日二班借職趙九臯齋到官告勅牒各一道伏蒙

聖慈授臣樞密直學士古諫議大夫者萬樞之府更直爲榮七諍
之班在官惟重厠舊聯而其寵當新秩以無名理有未安讓非敢
飾中謝伏念臣早繇孤直誤記聖衷粗幹米鹽之煩本無軍旅之
學而自勉庸中詔來捍西垂三載于茲寸功莫就雖天仁所覆姑
務貸全而疆事不修何施面目惟徇忘身之節絕萌干進之心向
奉制函就更廉印從權爲使稱職誠非辭避靡謂塵竊增愧一昨
寇侵隣道移督援師徒號萬兵之行無及一毫之助遂使國威重
挫虜氣益驕蓋臣不能乘間襲歸應機取勝上軫旰宵之慮合從
斧鉞之誅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過采虛聲亟申褒典顧敗軍
之若是豈行賞之爲宜執可自欺固有公議重念臣爰從郎署獲
改使名幸近職之已還異前官之并授儻加異數實繁章伏望
皇帝陛下念邊鄙之未寧謂沮勸之當謹止復禮曹之命特停諫

省之遷如此則犄角禦戎更求於實效糜捐報國益勵於愚衷其
所賜告勅臣未敢進納干冒旒冕臣無任

涇州謝差中使宣諭表

臣某言今月九日入內內侍省內侍殿頭李允亨至伏蒙聖慈傳
宣爲日近差除兩地臣僚未差除間已指揮中書劄記候將來邊
事稍寧詔卿用在兩地非擬儀亦非臣僚奏舉特出朕意宣諭卿
知兼令臣密舉臣僚代臣邊任者聖眷持深將圖不次之用臣愚
屢省竊懷失職之憂於義當陳斯言敢妄中謝伏念臣西畫疆事
于今累年雖勵敢爲之心曾微必勝之效偏裨失律既有罪而不
誅援助發兵復無功而被賞尚畀中權之峻仍無四路之崇恩重
報輕任隆材譴捐軀以義乃身膏斧之秋歸闕何顏絕生入玉
關之望豈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仁惟及遠道本推公因弼臣拜

命之初念窮寒宜勞之必密加寵諭前許近司斷自清衷不緣它
議顧蒙鄙之榮而良厚於國家之慮則非長蓋以逆吳約和未分
誠詐宿師經戰僅起瘡痍臣與范仲淹日極謀惟粗詳方略願少
寬於銜勒得自竭於歲時庶能施尺寸之勤上以副朝廷之寄如
其禦戎無狀曠日爲虞則乞擇材傑之臣使之爲代明竄殛之典
以警在邊臣固不敢先自舉官涉于希進唯幸高明之鑑俯務切
至之誠臣無任

賀皇子降生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皇子降生者穹昊垂休元良載誕累盛之
期增赫重暉之采采光九在幅員率同慶躍中謝伏以尊號皇帝
陛下睿明正統兢翼凝猷紹三后之不基覽八統之洪緒肝宵求
治勤儉化民果聖嗣之寔昌示瓊源之滋衍吹銅道氣式協於嘉
辰齒育從師即成於懿德永扶天業克耀儲闈臣恪守窮邊竊聆
熙事預班朝之列莫趨交戟之嚴輸就日之誠徒效傾葵之意臣
伏限官守在遠不獲蹈舞闕庭臣無任

遷葬求郡謝賜批答不允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上表陳乞知相州或近鄉里一郡躬親營
護墳域特降詔旨不允許臣窶宅有期即當暫往者請郡以奉先
塋雖違素願賜告以護親葬亦示優恩粗安人子之誠特出聖宸
之惠中謝伏念臣鄉繇嘗選擢貳樞庭方圖報以盡勤敢求安而
自逸蓋以早從稚歲二親則亡暨竊榮階諸兄繼謝比緣西事久
在兵間顧封樹之未諧每肺肝之如割速塵重任正偶利年尋得
地於故鄉已消辰於遠日臣嘗私自省度至于再三視輜車而弗
親行實孝心之不忍處近位而求便假必物議之有云與其貪寵

以抑情孰若避賢而申至是以輒由衷而露奏冀解職以爲藩言
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念進退之匪輕欲公私之克濟由頒綸詔
親諭玉音俾襄事之如期即馳騶而暫往感深存歿榮耀摯紳敢
不砥節愈堅挺身思奮佗人之憚行者臣不憚佗人之難言者臣
必言儻犬馬之未先誓糜捐而無避臣無任

安陽集卷第二十四

